

新技术带来的社会巨变之一，就是静。

蓝天白云的静，青山绿水的静，高楼林立的静，数字经济的静，还有高铁列车飞驰而过留下的静……静，其实是人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“诗意的栖居”，是人类心灵和文明进步的结晶，如同清晨摇曳在草尖上的一滴露珠，夜色中亲吻童床的一缕月光。

不过，静也常常伴随着连绵的回忆，甚至能听到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的回声。当我回到家乡哈尔滨，再次走进“三大动力”“哈飞”等一些大国企、老厂址，心中蓦然升腾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动，那就是静。静中有生机勃勃，有今昔巨变，有气象万千，连接着曾经的过去和焕然一新的今天，仿佛一切都在眼前。历史的音容笑貌还在，上书大红字“闲人免进”的老麻布门帘子还在，挂在门厅的当年老劳模、老工匠的光荣榜还在。曾经，那些在空中纵横交错的索道，悬空高架的天车，还有墙边一排排伫立的工装柜，都已凝然不动，与当年的汗水、青春的呼叫一起定格。看看贴满决心书的老墙报，仿佛激情还在，血汗还在，师傅还在！那时作为记者，我常来“三大动力”采访，被很多大国工匠、英雄模范深深感动过。我记住了工人兄弟们汗湿的脸膛、带茧的双手，倘若有徒弟没能及时完成任务，那就怒气冲天给徒弟一脚，甚至吼一声“滚蛋子！”可每逢年节，老师傅总会把徒弟叫到家里，老伴便把热气腾腾的东北“四大炖”端上炕桌——那时都凭票供应——当然少不了亮晶晶的大拉皮儿和小葱蘸大酱。或许还能给徒弟介绍一位娇羞的邻家女孩，也不是稀奇事。

曾经老工业基地的钢铁汉子，在机声隆

傍晚遛弯，在西林公园的杨树林里看见有人打羽毛球。凑过去看了会儿，一个男人问我会不会打，我说不太会，儿子学羽毛球时跟着打了几回。他没客气，把拍递给我。就这样上场了。这个男人，就是老魏。熟识后，知道老魏63岁了，白天在店里烙烧饼，晚上在公园打羽毛球。打球的人都亲切地叫他“小蜜蜂”。

起初我很疑惑，慢慢地，才知道为啥叫他“小蜜蜂”了。老魏的家在站南小区，离公园不近。他每天骑车来，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黑包。我提了一下，不想差点闪了腰，这个黑包足足有几十斤重。包里有几个“铁疙瘩”：球网支架和底座。如果球场积了水，移到水泥场地，就能派上用场了。我跟着打了几个月球，只换过一次场地，可这个包，老魏天天背着来。

老魏有9支拍，没有一个“像样的”。线是粗一点的尼龙线绳，老魏自己穿的。看球拍的侧面，就能看出有些凌乱。还有一对拍是铁制的，重量可想而知。如果是训练，我倒喜欢，挥过之后，再用别的拍，那绝对是对是轻松加愉快。要是打球的话，胳膊就吃不消了。这些老魏的“手工拍”，都是他为了拉没带球拍的人上场，特意准备的。我忽然佩服起这个老魏来。他为了能让更多的人来打球，花心思准备球拍，勤勤恳恳背着“铁疙瘩”，难怪说他是“小蜜蜂”。

再后来才知道，原来连这个球场都是老魏建的。他自己动手清理了地面的石头，再用沙子一点点铺平。沙子是他用自行车一袋袋驮来的，洒了些水，脚踩上去，像踩在沙毯上。老魏还会修球，我们不要的球，他拿过来，把完好的羽毛球取下来拼成一个好球。还有一个特殊的球，打了一年多，还完好无损。那是一个“乌鸡球”，用的黑色羽毛，打起来有些“贼”，也是老魏自己做的。球友们说，老魏啥都能修，是个能人，从球拍，到穿线，再到羽毛球，样样在行。

来打球的人不少，最大的年龄78岁，最小的十几岁。公园离高中近，接孩子的家长多，没事就在旁边看，看着看着，也就上场了。先是用老魏的拍，打上瘾了，自己买拍，有好几个人都是这样，锻炼、接孩子两不误。我呢，儿子小时候学过羽毛球，他上中学后学习太紧，球拍刀枪入库，再没用过。便宜我了。晚上7点半，我和爱人准时出现在球场，断断续续一直打到晚上9点。散场时，老魏一个人收网，有几次我帮他，他都抢着干，嘴上说：“你们常来就行！”这个老魏，弄得我们真不好意思。

我们能来，也是因为他热心肠、爱张罗。他安排球友上场下场，没人打了，他就替补。人够了，他站在一旁边看边解说。上前，后退，右边，左边，打后场，指点后还不忘鼓励，好球！好球！其实也不算什么好球，可老魏的鼓励还是让我们很受用，在场上像打了鸡血。

老魏这么勤快热情，图啥？我没问过。但我猜，我们在球场上奋勇争先的身影，对他，或许是一种褒奖吧。

# 钢铁开花的地方

蒋巍

隆、哨响震天的车间里，在通往全国各地的铁道上，留下骄傲的微笑和一身油污的身影。他们把送往远方的新设备、新工件擦得雪亮，光可鉴人。我曾见到一位老工人因任务紧急，用砂纸打磨近两米高的新机件，一双线手套鲜血淋漓。当这台巨大的机械发动起来以后，工人笑着指给我看：虽然机声隆隆，一枚立在上方的硬币却纹丝不动，稳如泰山，这就是当年老工匠的手艺！

如今，随着新时代、新技术、新生活的到来，哈尔滨的“三大动力”进行了大规模的升级换代改造。一些老厂房变成宏大的纪念馆，很多曾经披红挂彩的“第一台”“第一件”成为珍贵展品，被送进国家级博物馆。那么宏伟壮阔的厂门前，涌来的不再是自行车的大潮，而变成私家车的广场。厂区进进出出的年轻人，肩上下不再挂着沉甸甸的工具袋，而是时尚的电脑包。许多高新企业、摩天大厦、绿色家园，如森

林般拔地而起，姑娘们纤指一动，键盘上便有千军万马呼啸而过；小伙子一声“OK”，流水线上的“中国制造”“中国创造”便涌向五洲四海。曾经只有钢铁之色的“动力之乡”，仿佛一夜之间变成琳琅满目的“工业花园”，宾馆、商场、超市、饭馆、花店、网吧应有尽有。漫步在这片新的钢铁世界，白云与天窗熠熠生辉，吊车与钢件凌空共舞，冲天烟花与万家灯火竞相绽放，全然是现代化、数字化、机器人的风景线了！

确实，随着数字经济的勃然兴起，“三大动力”有一些老企业生锈了，老技术废弃了，那些车间、管道、天车、钢架，老掉了。然而我激动地发现，这里的主人依然无比地珍爱它们、敬重它们，所有的锈迹，都珍存着岁月的荣光。走进厂区旧址，那些已有裂缝的玻璃窗，露出水泥地的车间路，纵横交错的机油管道，依然是几十年前的原样原色。尤其经过一排排已然空荡



## 榕树下

田文亮

我不知道“榕树下”是什么时候出现的。它在东莞市长安镇长安广场的东北角，看上去像是一个时尚的玻璃咖啡屋，走近了，才发现是一个阅览室，门头写着“榕树下文化空间”。

榕树下是一个玻璃盒子，坐落在一棵大榕树下面，把榕树干干抱在怀里。走进才发现是一个玻璃套筒，外面由16块大玻璃围出一个多边形空间，里面由16块小玻璃围住了榕树主干。玻璃套筒的中间地带，才是真正的文化空间。挨着内筒，竖立了3个木制书架，摆放着书籍。挨着外筒，摆放一圈座椅和茶几，供人看书和休息。

大榕树枝叶散叶的浓荫，像一把巨伞，把玻璃盒子护在翼下。玻璃幕墙映照着外面的景致，让它看上去像一个别致的装置景观。

我几乎每天都散步到这里，歇脚，看书。周末有时带电脑来，可以驻扎一天。

在这里，我遇见过一位清洁工大姐。她喜欢翻阅最新的杂志。这里也是她全家集合的地方。放学了，一双儿女跑到这里，一边做作业，一边等父母下班。等做完的父亲7点下班，他们才会一起回到城中村。

常常有人在这里处理工作，也有求职的人在书籍里熬过等待的时光，还有人在此过夜，和一本书一起伏倒在茶几上。

史工也是榕树下的常客。他人在东莞松山湖上班，家在深圳松岗，来回需要走107国道。经过长安，他喜欢拐进来，他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加油站和充电桩。

长安是史工的福地。1995年他从江西来到广东求职，在深圳徘徊了两个月。后来转战东莞市长安镇，成了一名模具厂的学徒工。安定下来，他发现长安有不一样的学习氛围。带他的师傅，甫一见面，就鼓励他自学，拿来自考文凭。后来他跳槽去了深圳，成了一家手机厂的技术工程师。当年离开长安时，长安广场刚刚落成，广场上的球形装置旋转着，让他有一种风生水起、涅槃重生的感觉。

我也不知道榕树下是什么时候悄悄关闭的。不过，长安广场的南侧，又出现了一个24小时的阅览室。中台有两层，两翼是平房，像一只展翅的雄鹰。它就在长安图书馆的入口处。推门便见几排木质书架，多是新书，书香扑面而来。临窗是茶几和沙发，木楼梯也可以散坐。还有一个儿童区。读者可扫码借阅，在阅读中消磨时光。

深夜的灯光从榕树根上往树梢上照射，映出一团米黄色的温暖。开开关关中，书香终归传承了下来。



▲油画《松花江南岸》，作者韩景生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## 古镇三河桥记

吴少东

河边，桥让三河水慢下来  
把老去又新生的影子  
附身给船工、米贩与茶商  
蛋清与糯汁凝固的石拱券

像收拢落款的印章压在河面上  
我走过每一座桥，都看到  
水中的天缓缓向粉墙退去  
披着霞光远行的人  
有的戴着月色归来，有的  
伫立桥的另一端，永不可见  
桥若血脉搭着游子的心房

基石记述淤落的每一次潮痕  
从望月阁的第七层望去  
小南河像碗中的花旦，甩开  
水袖，挽着丰乐与杭埠  
所有的桥洞都收聚为一个圆  
像唐装的图饰，所有的桥梁  
都像一枚盘扣，扣起两岸水墨

暮春时节，又一次回到塞外小镇，伫候夏日的盛大登场。

因为海拔更高，这里的季节变化，虽比100公里外平原上的那座大都市来得晚，却以一种雄浑的气势，弥补了物候迟滞之憾。4月下旬起，小区大路两旁上千棵海棠树繁花怒放，熠熠闪光，好像阳光照射着一片积雪。驱车缓慢驶过，仿佛步入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现场。抵达住处时，又接续上另一种来自嗅觉的撞击。小区密植丁香，楼房单元门口两边各有一株，门卫一样拱卫着。正值盛花期，花朵团团簇簇，香味有如汹涌的波浪，令我有醉酒般的晕眩。

归来的我，所见也是一系列的回归，那是属于大自然的千百种表情。此刻从窗口望见的，就是其中至为宏阔的一种——冬日阴晦厚重的云层，已经被风之巨手爽利地揭掉，晴空澄澈湛蓝，几朵游弋的白云单薄洁净，轻盈犹如梦幻。

春天已经转身离去，此时绿意渐肥，而红色未瘦，大地上的花朵依然繁复酣畅。我的住处位于一栋楼房底层，带一个不大的小院，但眼前风景已经让目光驻足——弯曲的片石小径旁的那株海棠，圆鼓鼓的金黄色重瓣花朵缀满了灌丛，衬着卵圆形的叶子煞是好看。院门左侧，一株欧洲木绣球开出了上百颗饱满的花球，白色中沁出隐隐的绿意，有一种玉石般的润泽。门口右边的一小片地面上，十几棵郁金香的红色花朵，像一盏盏高脚酒杯，向着天空齐刷刷地擎起。

这个时节，众多植物的生长，仿佛是一场静

荡的蓝色工具箱，想起当年老师傅把钥匙郑重交给接班的徒弟，留下一声声情真意切的叮咛，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。语言在这里已无法落地，一切都是钢铁的回响，凝聚着、闪烁着、铭记着“三大动力”的光荣与梦想、血汗与忠诚！

是啊，有谁能忘记自己的火热青春和英雄岁月呢？也因此，这里的主人翁把自己的心血汗水，甚至几代人留下的锈迹都精心保存下来。历经多年，一个古老而又清新的奇迹出现了：门前广场筑起铜墙铁壁般的工人群雕，厂区蜿蜒着老工人常来怀旧的小桥流水，老车间、老机床上挂起当年在这里奋斗过的老劳模照片。仿佛钢铁就是他们怒放的青春，管道就是他们奔流的激情，电光石火就是他们闪耀的智慧，一切都连接着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

进入日新月异的新时代，一个个来自海内外的新项目、新厂房在“三大动力”落地生根，数字经济、冰雪经济、生物经济、绿色经济，擎举起一个个新的科学高地。东北人还是他们不变的火辣性格：他们天生是敢想敢干的硬骨头，认准的道理决不回头；他们做事只想成功却不在乎失败，在哪里跌倒了，就在哪里爬起来再干。时至今日的哈尔滨，钢铁仍在奔流，焊枪仍在呼啸，大国工匠和年轻一代正全力奋进气势如虹的新时代。有人说“哈尔滨寂寞了”，不，他们并没有寂寞，更没有沉默！他们坚实而笃定的进军仍在继续，他们不断推出的“中国制造”“中国创造”仍在走向全国和世界。他们仍是当代中国勇于奋进的“三大动力”，仍要创造属于他们的光荣！

学生时代，我喜欢上了摄影。那时候用的还是黑白胶卷，自己拍，自己冲洗。暗房里，红光幽微，显影液里慢慢浮出影像。先是轮廓，再是细节，一张照片就这样“出生”了。

在暗房里看底片，亮的地方亮，暗的地方暗。可晒成照片后，一切都反了过来：亮的地方变暗，暗的地方变亮。不亮不暗的地方，就成了灰色。

黑白摄影，说到底就是黑白灰的世界。

一张出色的黑白照片，不能没有亮点。可能是一个眼神，可能是一束光，可能是一片反光的水面。有了亮点，整张照片就有了魂；没有亮点，照片或黑乎乎，或灰蒙蒙，或白乎乎，让人看了提不起精神。原因可能是，要么本来没有亮点，要么你没拍到亮点，要么你在暗房里把亮点搞没了。

人人都喜欢亮点。

每年4月，兰州城区以北20公里处的皋兰县什川镇，万亩梨园一夜之间被洁白的梨花覆盖，花海与奔腾的黄河相映成趣。这样的景致，在南方是常见的，但在西北，每一抹绿色都来之不易，每一朵花也都弥足珍贵。什川的梨园不是一天建成的——自明代嘉靖年间起，当地群众便开始在这里栽植梨树。数百年时光流转，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守护，才形成了今天这片拥有9423株百年以上古梨树的“世界第一古梨园”。以花为媒、以梨为脉，果农踩着“天把式”云梯为梨花授粉，孩子们在花海中开展研学，农家乐里游客熙熙攘攘……一季花海，带动了整个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。这是真亮点，因为它有根、有脉、有时间的沉淀。这是真业绩，不是写在纸上、挂在嘴上，而是一代代代人接力干出来的。

足球，也能出亮点。

20多年前，我写过文章《小巷足球》。那时，在很多城市，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：一条条小巷，青石板的路，坑坑洼洼，夏天时两侧石壁上甚至挂了青苔。淘气的孩子抱着足球，奋不顾身地撒欢。那球，不会偏离“跑道”，只会顽皮地与孩子游戏。我在文章里写道：“小巷，岁月一样雕琢着小巷里的孩子，很多孩子的梦，是从一个足球开始的。”孩子的快乐很简单。当他们欢呼，他们不是庆祝胜利，只是庆祝“踢了一场球”。这种快乐，不掺杂任何功利，不需要任何理由。这才是足球最初的模样。

2025年，“苏超”成为江苏的亮点。今年，“粤超”也可能成为广东的亮点。“粤超”所有参赛球队直接以城市命名，参赛选手须有当地户籍或学籍。这意味着在场上征战的球员可能是球迷的邻居、街坊、同学、朋友。大家“因城而来，为城而战”——这个口号和目标，一下子把足球、人、城市荣誉感绑在了一起。

有的亮点与生俱来。有的亮点藏在“深山”。有的本来不引人注目，但你善于发现、归纳，就成了亮点。

但现实中也有一些“亮点”，比如为了应付检查，为了向上级汇报，为了自己的政绩而“制造”的“亮点”，数据注水、材料堆砌、面子工程、劳民伤财……这样的“亮点”，根本经不起审视。掀开表面的包装，不仅不成为“亮点”，反而是造假的证据。

亮与暗，其实如影随形。一个人，如果只想着“出亮点”，却不愿意在“暗”处下功夫，比如不愿意坐冷板凳，不愿意啃硬骨头，不愿意打基础、利长远的事，那他的亮点，注定如雨后天彩虹，如昙花一现，是短暂的。

故而，一切亮点的产生和亮点的持续，其实没有捷径，唯有实干。正所谓，“业绩都是干出来的，真干才能真出业绩、出真业绩”。

真业绩，才是真亮点。真亮点，才能亮到群众的心里去。

## 金台随感

的蓬勃生机，让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更大存在的一部分？是那棵国槐被斩去的树杈上长出的新枝，告诉我关于创痛与再生的道理？我一任思绪信马由缰。

慢慢地走着，目光随意投放，收纳种种断片印象。走过一棵老树，曾经开放细碎繁花的花托处，结出了手指肚大小的青杏。树根处是一圈碧绿的萱草，轻盈飘逸的叶片间，不久就会高举起一枝枝猩红的花朵。一排弧形的锦带花正含苞待放，胭脂红色的花朵将绽放好几个月……眼前的景色，不过是下一个植物葱茏季节的前奏，仿佛一场盛大音乐会的序曲。

在一栋楼房拐角处停下脚步。这里有一棵虬曲盘结的紫藤，灰白色藤蔓上尚未长出叶子，但已经缀满硕大紧实的花苞。仅仅几天后，紧抱着的花瓣便会绽开紫色花朵，凑近时会闻到一股清幽的香味。紫藤花朵很像一串串小铃铛，记得有一次，凝视很久了，意识中发生通感作用，耳畔仿佛响起清脆悠扬的叮铃声。

如果愿意，可以将它想象成季节的铃铛。夏天之门已经开启，我迈过那一道界限并不分明的门槛，走进它的广阔庭院，走进它的浩大、蓊郁和恣肆。



## 夏天的门铃

彭程

童话氛围。

收拾停当后，走出房间，踏上那条踱步半年的小区步行环路。每天早晚各一次，每次3000步，是过去住在这里时的日课。我重新走入了熟悉的空旷和静谧。阳光明亮，暖风拂面。路两旁众多树木参差不齐，隔不远就有一两棵丁香，花香一波波涌来，忽而浓郁忽而清淡，仿佛阳光与云影的交替。

不久前做过一次手术，脚步不复过去那样轻快，时常令我感到沮丧。但此时，这种感觉陡然减弱，被一种真切的欣快之感替代了。是万物竞发



大地  
本版邮箱: dadi@peopledaily.cn  
本版责编: 张珊珊  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